

感念
——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东风航天城随想

刘殿如 贾锐

有幸,我们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东风航天城。那几株劲拔的红柳,树身上一道道深沉的年痕,让我们想起了“昨天”。

当年的开拓者们把一段段纤细的红柳枝插进沙窝,曾捧着贵如油的水把她滋润。希望从她身上看到春姑娘的妩媚和娇艳,希望从她嫩绿的枝头听到小鸟的歌唱,蝉的鸣叫……

可是,她并没有只把自己打扮成娇柔婀娜的春姑娘。戈壁的风云、边塞的沙尘赋予了她新的性格。你看,那曲曲弯弯的枝条像强力的钢筋,倔强地向天空伸去。曲曲弯弯的红柳树,展示了创业者心中的春天、夏天、秋天和冬天,记载了创业者奋斗拼搏的路。

每一节弯曲都是开辟大戈壁的一条蜿蜒小径,宛若攀登科学高峰的一条崎岖山路,记下了创业的曲折、攻关的艰难;每朵绿芽都包含着成功的秘密、胜利的微笑;每一片绿叶都燃烧着创业者青春的火焰和对事业赤诚的爱恋……

红柳树就像一首壮丽的诗、赞美的歌,更像一座不朽的碑。

二

恰巧是人造卫星飞上太空的那年,部队经过几个月施工,挖成了一个湖,起名叫东风湖。

真没想到,戈壁的腹内蕴藏着那么丰富的水源,湖底有数不清的泉眼。水流会顺着石砌的拱桥溢入一条弯曲的小沟,悄悄地流进红柳林里。湖水湛蓝、洁净,像一面镜子那么明亮。

东风湖给航天城的人们带来了生活的乐趣。盛夏,青年们喜欢进去游泳,尽情地享受着碧波的乐趣。严冬,他们在湖上滑冰,自由自在地滑翔,放飞思绪和激情。航天城里大多数人下班后,都喜欢在湖边走走,亲风、赏水、清神,看鱼儿吐泡儿,看蜻蜓点水。那些有雅兴的“老戈壁”还喜欢在湖边垂钓。

那天,我们在大戈壁上漫步,登上一面高坡,透过广阔的漠野,远远望见宝石般晶莹的东风湖,豁然有一番新的领悟:在这无边际的赭黄色的土地上,它多像一只碧蓝的眼睛啊!

湖畔那摇动着的风车是它轻轻眨动的睫毛,水波是那么清澈、深沉、神秘。是向往还是在思索呢?是探寻还是在追求呢?

忽然,又觉得这眼神是那么熟悉,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是在发射场的指挥台上?在经纬仪下、雷达旁、计算机房,还是在仪器舱前呢?在寂静的夜,东风湖一定也和航天城的专家们一样,做过美丽的梦,梦见过绚烂的长虹、幽远的星河、宏阔的宇宙……要不,它怎么能像痴情的恋人一样,深情、执着地望着天空呢!

啊,东风湖,航天城的眼睛。

三

路旁的一棵老胡杨,没有枝,没有叶,只有断折枯朽的树身。雷电劈开了她的胸膛,袒露出灌满了沙尘的古铜色的心肌。粗糙的皮,斑驳、龟裂、脱落,还残留着鞭笞、野骆驼的牙痕和刀迹斧印——历史的年轮、岁月的年纹。

我们从她身旁走过,总为她叹息:这树老了,死了。可是每到夏天,她总出人意料地从那残腐的树顶冒出一两枝细长而柔软的新枝,淡黄鲜嫩的叶儿自自然地迎着阳光绽开,乘着风儿挺伸,使人忍不住兴奋、惊叹、遐想。

绿叶、新枝,生命的象征。是告诉人们她也曾有过生机勃勃的青春年华呢?还是在讲述她迎风伴沙、历尽艰苦的辛酸身世呢?还是“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,向大漠吐出最后一丝绿色呢?

作为晚辈,我们想知道她遥远的生辰吉日,为她的高寿祝福。我们数着她身上因袭叠染的纹痕——数不清;我们想从她的脚下判断——根很密、很乱,扎得很深、很牢。

啊,老胡杨——沙漠的老人。

四

没有参天的古松,没有精心修饰的树墙、花坛、草坪,只有红柳树、骆驼

刺,在光秃秃的戈壁滩上迎风摇曳。友人提示我们说:“就在那儿,安葬着航天城牺牲的英烈。”我们这才注意到,从大戈壁骆驼刺群中隐约凸起的地方,就是航天城的墓园。

墓园里安葬着一位将军。这位老革命、老共产党员、老指挥员,患病后在北京治疗时,他最后的要求就是死后把骨灰安葬在他融注了半生心血的航天城。他离不开祖国的航天事业,他离不开航天城。他的墓在墓园最前面。远远看去,就像他仍在指挥千军万马列队前进,迎接朝阳,追赶余晖,披星戴月;又仿佛他正在指挥身后的部队列队肃立,盼望着、期待着从航天城发射架上腾起那飞向太空的“白色巨龙”。

墓园静静的。在这难得的安静中,我们想象着,追怀着那些习惯了冲锋陷阵、攻坚克难的航天人。他们依旧在这里默默守护着,执着守望;有的,似乎在回忆那住帐篷、吃窝头、骑骆驼、打野兔,白天修路挖山洞、夜晚挑灯绘蓝图的岁月;回忆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发射成功后的欢欣雀跃,回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播放的《东方红》乐曲,回忆飞向太平洋深处的运载火箭……

墓园的沙土是板结的。没有草,没有水灵灵的花,却有“戈壁之星”——骆驼刺。它们像一座座从地下崛起的堡垒,排布成坚不可摧的阵地。

我们在一座小堡垒前蹲下来,返青的骆驼刺枝梢上竟透着一种春绿的鲜嫩。用铁棍在这从小骆驼刺根部掘两下,越掘越深,骆驼刺根由青到白,依然赤条条地往板结的沙土里深扎。用力拔它,根断了。仔细察看,根的中间只有一线潮润,周围都是干结了的组织。多么令人惊叹!这是一丝潮润居然能托起那么一小片绿洲,日积月累,使肆虐的流沙在自己的脚下垒成大小不一的沙堡,在戈壁夏天的炎炎烈日、冬天的凛凛寒风中生生不息。这是一种多么顽强与无畏的生命状态啊!

突然觉得,安睡于墓园里的航天人,还有那些对这墓园亲近敬慕的航天人,又何尝不是一株株把根深深扎在戈壁大漠中的骆驼刺呢?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,他们不顾生活环境的恶劣,毅然把一切都献给了这儿。



往期美文
扫一扫,听“长征副刊”

青山叠翠(中国画)

魏涛作

长征

第5515期



生为军人

杨献平

“那是丹东,组织学习一个月。”然后乘坐火车,跨过了鸭绿江。

“当时您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,上战场,怕死不?”我问。

李化武露出一抹淡然的笑意:“要是怕死就不报名当兵了。当兵就是为了打仗,怕死,就不要当兵。”我怔了一下,端起泡好的一杯绿茶,想喂他喝。他摇摇头说:“不用,这个我自己可以。”我只好放下,然后看着他。他先是用残缺的右臂抱住玻璃茶杯,头颈向前伸了一点,嘴唇压在玻璃杯口,右臂再推杯子,就喝到了茶水。

李化武说:“到朝鲜阳德下车,部队开始步行,都是晚上行军,白天找山洞休息。”此时已经是1951年12月了,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正在与中、朝方面接触谈判,但仍旧试图在战场上取得优势以逼迫中、朝方面在谈判桌上让步。“我所属部队是第12军第35师,我在3营7连。行军时,吃玉米面窝头,就着泉水和雪。实际上,旧社会时候,在家里也是这样,也不觉得苦。再说,打仗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情,只有强大的自己,才能打败敌人。”李化武说。

“从阳德步行了一个月,到达阵地。没来得及休整,就在老战士带领下,开始熟悉武器装备,练习操作、射击,还有隐蔽、匍匐前进等基本动作。几天后,战斗开始。当时,我们固守在一座山头上,美国鬼子在山下。敌人向我们发起冲锋,第一次被我们打下去了。不一会儿,又向上冲,又被我们打得不敢露头。原想美国鬼子在那一天不会再发动冲锋了,但只间隔了不到一小时,美国鬼子又开始冲锋。我们打得更狠,把敌人再一次打退了。”

“到晚上,美国鬼子又开始第4次进攻。一大群美国鬼子向着我们的阵地‘嗷嗷’地冲来。”这时候的李化武,已经是一名炮手了。李化武使用的迫击炮,4人一组,他扛架子,负责固定炮位。战斗开始不久,就响起了响亮的军号声,战友们纷纷一跃而起,拿着武器,怒吼着,向山下的敌人杀去。李化武扛着迫击炮也在其中,向前冲了三百多米时,敌人的炮弹呼啸而至,只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,李化武瞬间失去了知觉。

“原想着,多杀几个美国鬼子,和战友们一起把美国鬼子打回去,让他们再也不敢欺负我们。可没想到……”

三

李化武说:“等我醒来的时候,已经过去了三天三夜,被两个人抬着,在山路上一趟趟走着。一会儿滑倒了,滚在雪地上,我这才发现,一双手没了,右眼已经完全失明了,左眼只能看到一点点。这时候,也才知道疼,疼得人心就像碎了一样,但还得咬牙挺住,不能喊出声。”

1954年,李化武等四川籍伤病员回到了四川大竹荣校,两年后又到新繁(即今成都市新都区)荣校。“我们这些特一等伤员,党和国家为我们修建了最好的房子,配备了医生、护士和教员。当兵前,我一个字不认识,教员就给我们上文化课。我现在可以看书、写信,都是当时跟着教员学的,也是党对我们

的关怀。”

重伤残战友之间会互相打个趣,既是在给对方打气,也会激起一些欢乐的笑声,以此来互相温暖、鼓励,让大家都能重拾好好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。

“一开始,看着香喷喷的米饭和炒菜,想吃,也饿得不行,就是放不到嘴里去。用断臂把碗抱住,张嘴去吃,可一不小心,碗就掉在地上,打碎了。一顿饭吃下来,米饭撒得哪里都是。也试过把嘴和脸放在盘子里吃,糊得满脸都是汤汁。吃饭,以前只要几分钟,可现在,每次吃饭,都是满身的汗,冬天内衣也湿漉漉的。当时,觉得确实有点生不如死,想着自己都残废成这样子了,不能为别人、为国家做事,还得让国家派专门的医护人员每天伺候着,这算啥子事儿?那时候,我真的不止一次想一死了之。可我是军人,绝对不能拉稀摆带,丢军人的脸!”李化武说。

李化武先用嘴叼筷子,头歪到肩膀上,再用断臂帮忙,把米饭送进嘴里,夹菜的方式也如法炮制。“再大的困难都是有办法解决的。练习时间长了,就熟练了起来,吃饭的问题解决了。接下来是最难的,就是自己解决大小便的问题。刚开始的时候,自己确实没办法解决,后来我试着用过各种工具,终于能自理了……”

四

1954年,李化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在新繁荣校,战友们同病相怜,有欢乐也有困难。就在这时候,李化武也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爱情。一个战友把他的表妹杨剑清介绍给了李化武。李化武顾虑重重,只觉得自己这个样子,从没想过再有爱情和婚姻。战友们劝导他说:“你虽然没了双手和一只眼睛,可那都是为了保家卫国。现在,虽然残疾,可你比自己早就学会了生活自理,找个对象,结婚成家,有啥不可以的呢?”

起初,杨剑清不想见面,也无法忍受未来的丈夫是一个失去双手和一只眼睛的人。可她又觉得,李化武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光荣负伤的,一番纠结之后,杨剑清向李化武伸出了“爱情之手”。

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当地政府派专人专车,把重伤员逐一送到县级民政局。李化武再度回到中草村的时候,正值黄昏。父母和兄弟姐妹见到李化武,脸上一阵惊愕,好半天才回过神来。

中草村沟渠纵横,一条条的小路在上面蜿蜒。李化武背着铁皮卷成的筒子,每天早上9点,准时爬到最高的那座山顶上,对着全村人广播。“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。我做好这个事儿,也算是尽了自己的一点心力。”李化武主动要求为生产队放牛,比起干农活,算是轻松一些。李化武说:“搞广播,放牛羊的活儿虽然轻松,但看到其他群众在田里出大力流大汗,觉得自己这么一个男人,也应当能够参加集体劳动。我没有手,可有一双肩膀可以扛,可以背,眼睛少了一只,可白天还能看得清,能干啥子干啥子,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”

李化武主动找到生产队长,要求和



回望初心

幸福之根,复兴之源

2021年10月12日,成都一家电影院,影厅里只有一个老人端坐,他在观看电影《长津湖》。全程,他都紧盯着银幕,神情肃穆、庄重,眼泪从他的眼睛中不断涌出,落在他军装的前襟上。影片最后,他站起身来,立正,举起右侧残臂,向着银幕上的“战友”,敬了一个军礼。

笔者被这个场面震撼了,只觉得一股热血在体内逐渐沸腾,眼泪不自觉地流了出来。

这位老人名叫李化武,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伤残军人。初春时节,笔者专程到广元拜访李化武。他现在住在广元市,嘉陵江边的一个小小区里。一进门,我看到一位老人坐在沙发上,头上戴着一顶没有帽徽的军帽。见到我们,他很快站起来。那一瞬间,我很惊讶,这老人已经89岁了,却起身迅疾,身板挺直。

按照常理,我该上前和他握手。但我知道,他已经没有手了,而且,两只都没了。眼睛,也只剩下一只。我走上前去,站定,用标准的军姿,向李化武敬了一个军礼。他也打了一个立正,给我还礼。

李化武要穿鞋子。儿子李开杰蹲下,要帮他穿,却被李化武阻止了。只见他下巴和肩膀一起用力,夹住一根一米多长的铁棍。铁棍的一头是弯曲的环形,另一头为尖头。他先把手一只脚放在鞋里,脚尖向前,铁棍的一头插入后鞋帮,下巴和肩膀同时用力,鞋子就穿上了。

二

“美国鬼子欺负到我们头上了!‘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。’村里的农协协会动员年轻人参军的时候,我就报了名。”李化武老人坐在靠窗的位置,一脸平静地对我说。此时的李化武,左眼窝塌陷,上下眼皮几乎粘在一起。

“当时没多想,就想当兵,到朝鲜去打美国鬼子,保家卫国。我们每个人胸前都戴着一朵大红花,那种感觉,很骄傲。”李化武老人说。到达集结地,李化武看到,其他县乡的战友也都陆续到了。彼时的广元,也是一幅百废待兴的景象。他们的驻地极其简陋,一个土围子,一排平房。所有人被组成班排,进行简单的训练。这些基本的军事动作,虽然枯燥,对于李化武来说,也是新鲜的。他说:“军人就要整齐划一,就要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,能跑能跳,真的上了战场,就能一个顶十个!”几天后的一个黄昏,一声哨响,刚刚入睡的战士们知道这是紧急集合,纷纷起身,在院子里列队整齐。

卡车颠簸了几天,到宝鸡,上火车,一路穿州过县。一个月后,当他们下车,眼前已是白茫茫的一片,呼啸的风真如岑参的诗句:“风头如刀面如割。”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朱德故居赋

赵献东

壬寅之夏,赤日炎炎,驱车西南,纪念先贤。

川府边陲,南充东北,巴山余脉,琳琅崔嵬。剑阁峥嵘之姿,负青天而险要;云峰巍峨之态,依崇山而浩渺。松风萧飒,若闻巴猿之声;嘉陵飞流,相和百鸟之鸣。仪陇古城,水绕山环;马鞍名镇,历史斑斓;地灵人杰,朱家大湾。

伟人弱冠之年,考场初临,科举旋废,从教求真。常怀凌云之志,新风独引;屡念时事多艰,投笔从军。习兵讲武堂,孤身走川滇。辛亥革命,冲锋在前;护国护法,奋勇当先。看透旧军阀,轻舍厚禄高官;向往苏俄路,魂系赤色人间。留学苏德,矢志共产;为国为民,

忠于誓言。南昌起义,转战粤赣;朱毛携手,会师井冈山。长征路上,红旗漫卷;驱逐倭寇,挥戈前线;解放战争,雄师百万。三军总司令,开国之元勋。沧桑岁月,倥偬人生,砥砺五十载,关山万里情,揽江海之壮阔,御天地之雄风。庚子之岁,元帅归乡,慈母墓前,驻足凝望,忠孝自古难两全,至此唯有泪沱湾。山川依旧,换了人间,朱家大湾,生机盎然。

嗟夫!不知一土之山川,濡灵气于一土之英杰?抑或一土之英杰,染英气于一土之山川?故居宏阔之景,斯人经天纬地之功,互为润泽,交相辉映。后之览者,景仰嗟叹之余,惟继承与发扬!